



文学系列
04

天 之 人 心



CHIVANLENG

赤焰冷◎著

今生共君行天下，

青春年少漫轻狂

花火「青春权谋言情」
开山之作华丽终结

上册速掀热销狂潮

数百万花粉用销量证明超值等待

听弦断，断那三千痴缠；坠花湮，湮没一朝风漪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天衣之白



CHYANLENG

赤焰冷◎著

今生共君行天下，

青春年少漫轻狂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赤焰冷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作之合·下 / 赤焰冷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-7-5313-3912-0

I. ①天… II. ①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3088 号

天作之合 (下)

责任编辑 肖云峰
责任校对 范丽颖
特约编辑 曾状状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装帧设计 白咏明 梁旦旦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字 数 215 千字
印 张 8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邮 编 110003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912-0

定价: 16.8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第九章

误中圈套／001

第十章

双双自杀／035

第十一章

神秘绑架／067

第十二章

京城迷云／0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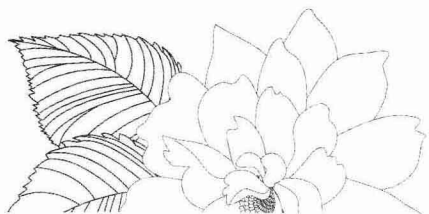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三章

皇官遇险／111

第十四章

落入虎爪／133

目录





目录

第十五章

同室操戈／149

第十六章

惊天秘密／171

第十七章

黄雀在后／193

第十八章

一触即发／213

第十九章

困境之兽／231

尾声／249

第九章



【一】

山西巡抚的大牢很阴森，想着以前曾经关过红衣社的五个人，孔不二不由得向四周打量着。

巡抚现在更像是一条狗，因为受贿的把柄抓在孔不二手中，所以他对孔不二几乎是卑躬屈膝，到了审讯房，让孔不二坐好，自己才敢坐下。

孔有力也在，显然是巡抚为了显示自己公正，不藏私，才把管驻军的孔有力也请来了，看到自家兄弟，孔有力笑了笑，并没有说话。

那四箱银子，孔不二刚才看过，不管是银子底部的官印还是封箱的封条，确认是官银无误，上次他派人去火花山庄，那里已经人去楼空，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这笔赈灾银的影子。

“把犯人带来吧。”他说了一句，巡抚马上命人照办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头发凌乱地遮住脸，看不出面目的瘦弱男子被带了上来，那过粗的镣铐捆住他的手脚，让他走得极慢，却很从容。

听巡抚说，他舍尽多年的俸禄救县中受灾百姓，仍然不

够用，便向当地的财主借钱，遭到拒绝，一怒之下才带了县中百姓干出杀人夺财的事来。

孔不二听到借钱遭拒这种事，觉得自己与他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，所以当狱卒嫌人犯走得慢，推了他一把，孔不二便喝了一声：“推什么推，不用跪，找张椅子给他坐。”

狱卒吓了一跳，连忙搬了旁边的一张椅子过来，让那人犯坐好。

“你抬起头来。”那人犯被一头乱发遮着脸。孔不二很想看看有这种胆量的人长什么样子。

那人依言抬起头，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来。那张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是眼睛毫无怯意地看着孔不二道：“人是我杀的，煽动百姓抢劫的也是我，与我县中百姓无关，大人要治罪就治我的吧，我绝无怨言。”就算是为了灾民，带人聚众杀人抢劫，按本朝律例，罪不仅只在带领者身上，一千百姓也会被判为流寇，应该全部收监。显然他想一个人把罪扛下来。

到此时，孔不二已从惺惺相惜到对这个人很有好感了，不禁有些兴奋道：“你倒是很有骨气，叫什么？报上名来。”

那人似乎想了想，才道：“蔡忠。”

“说说看，你发现官银的情形。”

“小人带了几个人进了那财主家里，拿完东西要走时，在西院的柴房里发现了一个地窖，下去看时就发现了那四箱银子，并且银子上全都烙着官印，小人当时也管不了那么多，直接搬走了，但几天后因为有人偷拿了箱中的银子去用，才被发现的。”他口气很平静，脸上仍然没有什么表情，看上去有些僵硬，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孔有力忽然“咦”了一声。

兄弟俩本就很有默契，听到孔有力这么一声，孔不二转头看向他，却见孔有力一直盯着蔡忠的脸，似乎看出了什么端倪来。

孔不二心里动了一下，回头看向蔡忠，看上去他被动过刑，衣衫破烂，脸上身上都有伤口。脸上有伤，这就不可能啊，他心里想着，却听孔有力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易过容？”

蔡忠怔了怔，脸上仍然没什么表情。

孔不二跳起来，跑到蔡忠面前，看了看他脸上的伤口，回头对孔有力道：“有伤口，如果戴了人皮面具，早露出破绽了。”

孔有力是学武之人，这方面远比孔不二懂得多，道：“不是人皮，而是一种易容膏，附在人脸上，与真人皮肤一样，不用特殊药水是绝不会被洗掉的。”

孔不二又转头再看蔡忠，见他眼睛垂着，脸上仍然什么表情也没有。

易容是江湖上的一种骗术，用来仿冒别人达到某种目的，但识得这种骗术的人一般很容易看出对方有没有易过容，孔不二只见过一次，是老哥的一个江湖朋友。如果换成平常百姓，就算觉得眼前的人表情僵硬，因为不识易容之术也未必会知道此人是易过容的，所以不知道此人是不是县令蔡忠。

他也不管现在自己是钦差身份，应该多少要有点当官的样子，直接伸手往蔡忠的脸上捏上去，口中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何人？为何要冒充蔡忠？”

蔡忠似乎并不喜欢被人捏着脸，往旁边避了避，道：“小人就是蔡忠。”

“胡说，是蔡忠你还易什么容？给我老实交代。”孔不二的音量故意抬高了几分，又坐回椅子上，看着他。

蔡忠却干脆不答。

审讯房里一下子静了下来。

“老哥你可知道怎么洗掉这种易容膏？”孔不二现在对那易容膏很感兴趣，见蔡忠不说话，便盯着他的脸问孔有力。

孔有力的眉头皱了皱，似乎不太愿意说，但还是对旁边一个狱卒道：“想办法拿一盆人尿来，要热的。”

那狱卒反应不过来，呆呆地看着孔有力，孔不二却更来劲了，叫道：“快去，快去，自己尿一盆过来，不够的话，我这边有。”说着拍拍自己的肚子。

那狱卒这才回过神来，“哦”了一声，跌跌撞撞地去了。

孔不二显得很兴奋，看向蔡忠，见他眼中闪过痛苦之色，他不由得笑着对孔有力道：“老哥，你说的特殊药水原来指的是这个？”

孔有力却没他那么兴奋，道：“药水是有的，只是没有药水的话，人的尿也可以试试，但不一定会管用。”

不一会儿，一盆热腾腾的尿端了过来，一旁的巡抚忙用手捏住鼻子，孔不二却乐呵呵的，指着狱卒道：“去，用尿替他洗脸？”

“我？”狱卒惊恐地指着自已。

“废话，你的尿难道要别人洗啊？快去，快去。”孔不二挥着手。

狱卒没办法，看了一眼盆中的尿，将盆放在蔡忠面前，伸手挽起袖子，手慢慢地伸进了盆里。

这种情况，在场的人都捏起了鼻子，孔有力也皱起了眉，只有孔不二目不转睛地看着狱卒的动作。

蔡忠想挣扎，却被铁镣铐着，实在没办法，他狠狠地瞪了孔不二一眼，只能任那狱卒将尿涂在自己脸上。

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不多时，蔡忠脸上的皮肤开始脱落，薄薄的一层脱下来，而那狱卒显然被吓到了，看着蔡忠的脸向后退了几步，蔡忠只是紧闭着眼睛。

“快去打清水来。”一旁的孔有力喊了一声。

狱卒愣愣地反应不过来，另一个狱卒先回过神来，奔出去

打水。

又用清水将蔡忠的脸洗净，蔡忠的真面目终于显现出来了。

众人看着他的脸，不由得都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那是一张残脸，脸被严重烧伤，坑坑洼洼的，已不似人的脸，刚才那个替蔡忠洗脸的狱卒吓得叫了一声，跌坐在地上。

孔不二咽了口口水，站起来道：“妈的，难道还是易容的？”说着就要走上去看个清楚。

孔有力拦住他，盯着那张脸，道：“这回是真的。”

蔡忠却在这时笑了起来，整张脸也扭在一起，说不出的恐怖，看着孔不二道：“大人现在知道小人为何易容了，一场大火烧坏了我的脸，小人为了不吓到别人才易的容。”

孔不二有些反应不过来，皱眉紧盯着蔡忠的脸，很是失望，他本想易容总是为了掩盖什么，可能这张脸背后是个大阴谋，现在看来全不是这样。

他忽然没了再审下去的兴致，但又觉得这个人敢带人抢钱赈灾，颇让人敬佩，关在这里着实委屈了他，便看了看巡抚道：“这人我还要审，移交驻军府大牢吧！记得给他洗个澡，换身衣服再送来，不然臭死了。”

巡抚忙点头称是。

【二】

“易容？”

“是，小的亲眼看到的，听说是易容膏，用人尿一洗就掉了。”

“那么，洗掉易容膏又是何模样？”



“一张残脸，似乎是被火烧成那样的，已看不清面目了。”

“那人有没有说些什么？”

“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，但后来却被姓孔的要害，关到他的驻军府大牢了。”

“嗯——”

阴暗的室内，有人裹着裘衣，捧着暖暖的手炉，每到冬天他总是特别怕冷，齐箏听着手下汇报，眼睛垂着，苍白的脸如此时外面融不化的雪。

“通知山西各点，注意各自辖区的情况，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来报，我不想再有这样的事发生。”真的是巧合吗？杀财主夺钱粮，真的是无意间发现那些官银的？且不管是不是巧合，他都要比原来更小心。

“是。”报告的人领命要走。

“等等。”齐箏却又唤住他。

“主人？”那人停住。

“她，如何？”

“她？”

“陈薇。”他不太习惯说这个名字，显得有些生疏。

“小人查过了，前几天还关在大牢里，现在已经被姓孔的接回去，听说已无性命之忧。”

“可知道她为何要刺杀孔有力？”

“小人，还没查出来。”

“那就再查。”

“是。”那人点头应着，正要走，忽然想到什么，又道，

“主人，还有一件事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姓孔的似乎派了个手下出城，做什么小人还没查到，但

今天那人却回来了，一回驻军府就晕了过去，身上有一把我们的火铳。”

齐箴听到“火铳”两个字，眼睛迅速地闪了闪：“现在还晕着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他想了想，才道，“这事你不用管了，想办法盯着孔不二，看他有什么举动马上来告诉我。”

“是。”

孔不二回到驻军府时，时候已经不早了，进了房，看到陈薇还未睡，靠在床上，手中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，他吓了一跳，急道：“娘子，你拿着刀做什么？”

陈薇似乎在想些什么，听到孔不二的声音才回过神，放下匕首道：“没什么，只是在想些事。”然后忽然又想到什么，坐直身体冲孔不二道，“不二，可有我妹妹的下落？”

孔不二摇头，道：“我原以为如果她在太原，可能与熊家有关，不过一点线索也没有。”

陈薇眼神一黯，又靠坐在床上，她明明知道短短半天之内不可能找到小七，但她仍是失望，就当小七仍在京城，没什么的，没什么的，她对自己说着，然后抬头也对孔不二道：“没什么的，太原这么大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找到的。”

孔不二知道她很失望，但他确实没有找到人，而且看来渺茫，但“渺茫”二字他不敢说，因为他分明很有自信地说过几天之内就能找到她妹妹的。

“你有没有好些？”他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陈薇，赶紧转移话题。

“躺了半天，好多了。”陈薇扶着床沿想下床来，被孔不二阻止，她抬眼看着孔不二，忽然觉得有个人问她冷暖，是否

舒服，是一件很容易让人沉迷的事，她伸手去抚摸孔不二这几天因为忙而来不及刮的胡楂儿，这才发现他瘦了很多，她一直只顾自己的情绪，顾着小七和陈家人，其实从未真正关心过孔不二，只因为她觉得自己迟早是要背叛孔不二的，她一直将他放在对立的一面，所以大部分时候是冷眼旁观的，想到这里，她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孔不二坐在床边，将她拥过来：“你在叹什么气？”

陈薇闭上眼睛，手轻轻地圈住他的腰，道：“我在叹，不二，你瘦了很多。”

“是吗？”孔不二摸摸自己的下巴，又凑近陈薇，笑道，“那有没有变俊一点？”

陈薇笑：“变邋遢了倒是真的。”

“那你是嫌我脏了？”他在她的唇上一下下地吻着，却一直不敢深吻，因为陈薇现在身体极差，他很怕，自己一吻下去就忍不住。

陈薇看着他眼里的笑意和每吻她一下时的神采，心里跟着暖起来，如果没有那个人，没有小七，也没有陈家人，只有他和她，是否就可以做一对平常的夫妻？

她有些放不开这个人了，她喜欢他的痞气，他的油腔滑调，包括现在脸上磨得她发痛的胡楂儿，但是她仍然不能对他敞开心扉。

她拉着孔不二躺下，头枕着他的手臂，两人默默对视着，她看着孔不二的喉结滚了滚，然后伸手将她抱过来，脸埋在她的发间就不动了，但气息微微地有些乱。

她知道那是什么，她把手伸进他的衣服里，在他腰间来回地抚摁，孔不二僵了僵，抓住她的手，道：“别这样。”

她的手却顺着他的臀往下滑去，道：“你想我吗？”

孔不二声音一哽，半天才道：“想，但你的身体不行。”

并将她的手拉出来，孔不二的手有些发颤，其实他们才新婚，这种时候他真想时刻都抱着她，而且从上次他差点被烧死到现在他就再也没碰过她，此时夜深人静，就两人在床上，只一会儿他的脑中就开始乱想。不行，他想坐起来，觉得那股冲动直接往脑门儿蹿，让他有点头晕。

“我就用手，像第一次那样。”陈薇用手摁住他。

孔不二有些动心，看着她，陈薇的手就又顺势伸进他的衣服里。

她第一次这么主动，脸已通红，其实她并不用这么做，孔不二也没有要求，但，也许是觉得欠他的太多，他方才看着她眼里难掩的渴望，让她觉得她可以让他快乐一些的，只要她做得到。

陈薇的手慢慢滑动，她闭上眼睛埋在孔不二的怀中，听着他的喘息声，轻声道：“你爹说你会是朝廷栋梁，我当时嗤之以鼻，因为我觉得你实在很丑，没有你大哥高大，也没有其他人家的孩子那样俊俏，所以我爹替我定下这门亲事，我是很不情愿的。”她说着，睁开眼睛，看到孔不二也正看着她，她笑着伸出空着的手去抚摸他的脸，他张口含住她的手指，一根根地舔过，又忽然低哼一声，咬住她的掌心，用力地喘。

“那次你和太子他们溜出去玩，被我爹打手心，你替太子挨了三十下连吭都没吭一声，晚上还拿了专门为我抓的蝴蝶送我，也没提挨打的事，结果蝴蝶装在布袋里早已闷死了，我大哭一场，于是我爹以为你欺负我，又打了你二十下，你还是没吭一声。”她说着，手上的动作也加快了。

孔不二听她轻声说着，用力地抱紧她，头埋在她的发间轻轻地喊：“薇薇，薇薇，你果然是薇薇。”然后忽然低下头找到陈薇的唇用力地吻住，唇舌交缠。

陈薇气息紊乱，任他吻着，她已经不配这个名字了，那是



她父亲起的，希望她是陈家的好女儿，而她早已玷污了这个名字。

激烈地吻，让她承受不住，她忍不住轻轻地咳了起来，孔不二这才放开她，看着她的脸，见她咳嗽得厉害，一只手伸到身下，握住她的手，迅速地滑动几下，草草了事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轻拍着她的背。

“没事，”她咳出泪来，却在笑，“真没用，连这事都做不好。”

孔不二伸手替她理好有些凌乱的头发，道：“已经可以了。”说着拿过她的手替她擦去手上的东西，又放在嘴上亲了亲，“时候不早了，睡吧。”他有些后悔自己的冲动，不就是这档子事吗？怎么这么忍不住？他替陈薇盖好了被子，吹灭了灯，自己也躺好。

也许明天该睡大哥那边，他想。

黑暗中，陈薇靠过来，他不敢抱着她睡，怕睡着了会压到她，只是握住她的手，闭上眼睛睡觉。

快睡着时似乎听到陈薇说了句什么，他含糊地“嗯”了一声，翻个身继续睡。

陈薇说：“我是陈家的女儿，但我和我大哥现在和以后做的事都与我爹无关，你不要怪他。”

接下来，她一直没有睡，半炷香的时间后她叫孔不二的名字，孔不二已经睡熟了，并没有应声，他吻过她的唇，沾上了她唇上的迷药，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醒来。

她轻轻地坐起来，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，下床后，自孔不二放在床边凳上的外衣里摸索了一番，找到他放在外衣夹层里的吹管，上次遇到暴民时她看他使过一次，她知道以孔不二的脾气，里面始终会存着一颗弹子，以备防身，她将管子放在自己怀中，又拿起之前的匕首以及狼皮披风，走到门口，自门口

的缝隙，借着院门口的一盏昏暗的灯看院门口的动静，果然不多时，有人来换陈锐的班。

看陈锐离开，她马上开门出去，她并不知道那截手指就是陈锐的，仍然以为那是小七的手指，如果小七在太原，那么这个时候他是不是会去看小七？如果跟着他是不是就能找到小七？

她回头看看床上的孔不二，如果能找到小七，她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，如果找不到，她咬咬牙，他就与陈锐拼命，逼他交出小七。

夜晚的太原极冷，外面的冷气一吹，她打了个激灵，扶着墙定了定神，将吹管含在口中，才有些蹒跚地往院门口走去。

院门口新换的守卫看到她，叫了声“谁”，她不说话，快速往前走了几步，距离差不多时，对着那守卫猛地一吹，那守卫连哼也没来得及哼一声，跌倒在地上。

她吐掉吹管，扶着旁边的墙喘气，觉得眼冒金星，脑中想着陈锐就要走远，她用力吸了口气，出了院子。

外面的院子也有人在巡逻，陈薇极小心地跟了一段，已累得全身直冒冷汗，眼前有些模糊，她知道现在的身体状况在戒备森严的驻军府跟踪一个人绝对不理智，但想到小七，她咬了咬牙，跟上去。

驻军府的守卫都是住在驻军府的别院里，穿过大厅右边的一条走廊就是别院，陈锐不紧不慢地走过走廊，悄无声息，陈薇不敢靠太近，躲在一根柱子后面看他进了别院。

难道他真的准备去休息，不去看小七？陈薇有些失望，但仍然不死心，借着月光远远地看着。

陈锐在别院一整排最左边的房前停了停，那里把守着几个侍卫。



他向四周看了看，然后上前向那几个侍卫打招呼，不知说了些什么，几个侍卫同时走上来，以为只是随便聊几句，却只是眨眼之间，毫无预兆的，那几个侍卫同时倒地，竟来不及发出任何声音。

陈薇远远地看着这一切，惊得有些反应不过来，他要做什么？

陈锐似乎对着那几个倒地的侍卫笑了笑，抬脚踢了踢其中一个侍卫几下，确定他没有知觉了，又向四周看了看，才跨过那几个侍卫推开那间屋子的门。

此时半夜，万籁俱静，陈薇听着那极轻的开门声，后背已沁出一片冷汗，她再笨也不会认为陈锐这是去见小七，屋里是谁？陈锐要做什么？

她看着他进屋，知道此时她不该再跟下去，但却又忍不住想知道他要做什么，毕竟那是陈锐，是好是坏都是与她有千丝万缕的人，她不由得想到那会不会又是另一个阴谋的开端？

那人慢慢地从柱子后面走出来，用力地吸了口气，然后向那间屋子走去，只是人还未走近，忽然听到有人叫了一声：

“什么人？”

她一惊，然后看到陈锐从那间屋子里蹿了出来，一闪身就不见了。

一队巡逻兵冲向陈薇，他们并不是发现了陈锐，而是陈薇，陈薇知道自己跑不掉了，干脆站住不动，等那队巡逻兵看清她时，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夫人？”

陈薇抬头看向巡逻兵，指着不远处的屋子，对着为首的那个人道：“屋里面有什么？”

几个巡逻兵顺着她所指的方向看过去，这才看到倒在屋门口的几个侍卫，更是大惊失色，冲了过去。